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湛園札記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子部十

湛園札記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湛園札記四卷

國朝姜宸英撰宸英號西溟慈谿人康熙丁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書皆其考證經史之說而訂正三禮者尤多其中如堅主天地合祭之說未免偏執引軒轅大角傳謂軒轅十

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以證角為民之義亦未免穿鑿又如引西京雜記薄蹏事證造紙不始蔡倫不知乃吳均偽書引張平宅戰艦聲如野猪事證陰子春先鳴語不知先二子鳴乃出左傳引篠驂為宋祁語不知乃唐徐堅文引李廣鑄虎頭為溲器為虎子之始不知漢制侍中所執乃在廣前引顏竣婦人詩集為玉臺新詠之祖不知新詠

非婦人詩亦皆不免小有疏舛然考論禮制精核者多猶說部之有根柢者前有自序稱閻若璩欲改札記為劄記以爾雅注左傳注皆有簡札之文而劄則古人奏事之名故不從其說論亦典核其書據鄭羽逵所作宸英小傳本為五卷此本乃黃叔琳編入湛園集者豈有所刪削與合併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湛園札記原序

余本題札記淮陰閻徵君乙之而改為劄記按爾雅釋器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春秋傳疏云簡札牘畢同物而異名凡為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書之於策又云小事傳聞記於簡牘簡牘即札余所記者大抵多小事傳聞而一行可盡者故取名以此劄之與札義雖通用然劄子古人頗用以奏事註疏家未嘗及之兼劄記名

書古人多有余欲少異其字以自別耳故不從徵君仍為札記辛未秋八月廿五日識

湛園札記原序

湛園札記卷一

翰林院編修姜宸英撰

伏羲時河出圖而作易水經註黄帝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又論語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升於首山而導河渚有五老遊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也五

老乃翻為流星而入於昴拾遺記堯於河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符瑞志堯以二月辛丑修壇場於河有龍馬吐圖以白玉為檢赤玉為泥約以青繩後二年堯又率羣臣沈璧於洛受龜書舜亦設壇河洛修堯故事又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是伏羲黄帝堯舜禹河圖凡數見以洛書為河圖者則關子明說之所本也

西漢歲課士有對策射策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
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
使彰顯有欲射者取而釋之以知優劣對策者顯問
以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按董仲舒
以對策為江都相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是矣甲
乙之科隨其事之大小而隱置之故匡衡射策甲科
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也甲科下有乙丙科儒林
傳謂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文

學掌故匡衡雖是不應令下從丙科之例而為掌故亦以宣帝不好儒術故抑而至此唐宋以還明經貼義即漢射策之法進士科顯試以詩賦策論觀其文辭則對策之遺意矣

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鼂錯受尚書於伏生之女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按漢書伏生得藏壁書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其後有張生

歐陽生伏生孫亦以治尚書徵據此則伏生雖老何必使其女傳言教錯即傳言而徵明者有人亦不至以意屬讀也明是好事者為之說

文翁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府者也夫縣官有少府以供私用而是時天下之郡皆有之其賢者至得用之以為教養士子之具漢之所以養廉者厚矣

相如傳言在梁著子虛賦天子讀而善之相如曰此諸

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
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
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
虛藉此三人爲辭其爲子虛也既立此三人名以爲
上林之地矣後上林賦亡是公語與烏有先生齊難
緊接無從分段不知緣何有先後篇之别豈著上林
時始改剟前賦而爲之耶不然則前賦爲不了語矣
中行說難漢使曰且禮義之弊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

生力屈焉此老氏之旨當時文帝尚黄老故其一時相習成風如此

烏氏蠃用谷量馬牛秦始皇令比封君與朝請巴寡婦用財自衛為築女懷清臺周禮安富遺意亦秦致富强之本教也後世動破壞富家詭云强幹弱枝之計者殊失之矣　高歡問爾朱榮聞公有馬十二谷云云以谷量馬乃邊陲舊俗也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糕字思經中無此字遂止宋景

文讀周禮糗餌粉餈鄭註今之餈糕云安得謂六經中無糕字遂作詩嘲之今按鄭註合蒸曰餌餅之曰餈賈公彥疏始云今之餈糕以解之糕字見此非鄭語也公彥唐人餈糕又是唐俗稱無關經語景文讀書粗率而反笑夢得非詩豪致為後來口實可笑也北齊綦連猛與趙彥深俱被出先是謡曰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啖糕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射旁中趙老此糕字正合本事雖非經文出自正史以此駁劉斯

無辭矣

疏糝食菜餗蒸若今煮菜謂之蒸菜也按今俗蒸餅用菜為餡此類是矣　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鄭註云糝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為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按周亦以筍為珍味故其詩曰維筍及蒲饋食之籩亦有筍菹

註張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則牀亦得稱案矣

司會之職惟王不會而司書之職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註云上謂王與冢宰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而關之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

宮伯之職內宰分其人民以居之註云人民吏子弟疏吏即閽寺弟子宿衛后宮者按閽寺有弟子豈此時宦官有養兒耶恐是賈氏習見漢末之弊故有此說當為宮伯所掌宿衛之士庶子

周王畿內公邑之地有四處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

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言蓋周雖封建而公邑之制亦彷彿如後世州縣之相臨矣

疏司門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為水祈禱左傳莊公二十五年有用牲於門之事按水祈雩禜與旱同此義别見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註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疏謂於王宮之外於苑中離别為宮故名離宮以宮外

為客館亦名離宫也按宫外客館為離宫則齊王見
孟子於雪宫亦是古制
廩法有數名春秋御廩灾天子亦有御廩單言廩則平
常掌米之廩明堂位魯有米廩有虞氏之學以有虞
氏尚孝合藏粢盛之委故名學為米廩非廩稱也詩
亦有高廩以其萬億及秭非藏米之數故以藏穗言
之與常廩御廩又異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

阨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此委積是國用之餘遺人所掌即後常平法意也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民之食而賙其急是使民貧富相均以相賙恤即後義倉社倉意也若倉人所謂有餘則藏而待凶以頒直謂頒國用耳於民無涉而後世概歸之先王恤民之政非也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賈疏聚十篇為一卷故云之什今人詩卷帙多少

不倫而概云之什亦無謂

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註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疏文王世子春誦謂歌樂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詩古者謂之樂語又謂之歌樂蓋樂主人聲而文之以金石管絃八音之器其實八音之器之聲由人聲而凖故樂必以詩為本稱詩者亦必言樂詩與樂一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解之者曰孔子

正樂必先删詩或言孔子無删詩之事樂正雅頌自然得所此皆分詩樂為二物不知孔子所言樂即指雅頌其曰正即得所也下直以實上語耳豈有二義哉古之教學者之詩必以誦節其抑揚高下之聲而配之金石笎絃八音之奏故春誦夏必絃絃誦者凡皆以習樂也習樂而詩在其中矣故學詩者必於成均均者樂之調也葢詩者不可以禮義求也孔子曰誦詩三百孟子亦曰誦其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

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莫逾焉當時教人誦詩必有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專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畔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好古者猶欲追黃鐘之音於六義

既亡之後截嶰谷之竹綮中山之黍布縱室之灰法非不善也而古樂終不可復作故古之為詩者征人思婦田野農夫皆優為之而今學士大夫則不能以為蓋古人於聲音之道家習而戶曉之雖擊壤拊缶動諧律吕采風者得之又必稍節文之而後播之於樂後世人不知樂言詩者第以其文字而已文字非積學之久則不能工求其工於文字者宜乎雖學士大夫而於詩猶有所未暇也

天府䟽司民軒轅角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此五音角之所以為民也

爵行曰祼䟽此周禮祼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灌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

上巳祓除謂之戒浴見祓除䟽摯虞東晳之對皆失引或賈氏是唐人語

昭元年左氏傳鄭子產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後人以參辰爲參參商者誤鄭司農說星土引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改左氏本文而參商之誤稱實始於此矣

太史掌典法則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按八典八法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者小宰既掌其貳矣太史以宗伯不相屬之官復受而逆治之所以防冢宰之專而分其柄也太史所攷而不信者則刑之内史又

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而八法之五則易誅而殺此天子執法之吏近於今都察院之職所以互為糾察也周禮之制豈專重冡宰者哉

諸子掌國子之倅註曰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疏按王制大夫不世今亦有倅入世者以大夫有功德亦得世故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也余按經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疏謂才藝長進與官爵才藝短者退

之使吏服膺受業也如此使其終身德業不進亦有不得繼其祖父之爵位者矣雖曰世官而與平流之敘進亦甚不遠也

蟈鄭司農讀為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故曰掌去鼃黽鼃黽蝦蟇屬據司農則蜮也蝦蟇也螻蟈也一物異名康成謂蟈今御所食蛙也蜮乃短狐據此則蟈與螻蟈另是一物御所食則漢重此物韓退之食蝦蟇詩强號為蛙蛤又云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

是以蛙與蝦蟇爲一也又云大戰元鼎年元鼎五年

蛙蝦蟇鬬則蛙與蝦蟇爲二物

束矢疏謂令先入束矢不直則没入官按此則情直

者訟終則還之也若曲直概入官比於今之罰鍰吏

重矣却無此理下入鈞金倣此

三刺訊萬民萬民間有德行不仕者此説却好

古者殺人亦必擇日而後加刑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

刑殺註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也

孟子曰諸侯有王見大行人諸侯之王事註按今本孟
子無此句豈亦有逸篇歟
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註鄭司農云掣讀為紛容掣參
之掣疏先鄭云云此蓋有文今檢未得此句本見上
林賦紛溶萷篸猗狔從風前註迤崇於軫讀為倚移
從風之移疏司馬長卿上林賦云從風倚移此二句
連文而復云檢未得未知何意
疏削今之書刀者漢時蔡倫造紙蒙恬造筆云云按蒙

恬秦人而云漢時亦紀述之誤

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註淺則躁躁則易竭深則安安則難息釋曰此二者於樂器中所擊縱聲舒而遠聞亦不可是以樂記云止如槁木不欲遠聞之驗也此段說樂理最精文猶是矣

城隅之制九雉疏鄭以浮思釋隅者按漢時云東闕浮思災則浮思者小樓也愚按浮思為小樓則城隅即

今城上譙樓天子城隅九雉為九丈城身高七丈則譙樓通城身為九丈其實樓二丈高也　黄朝瑛緗素雜記唐蘇鶚演義罘罳織絲為之輕疎浮虛象羅網交文之狀葢宮殿簷户之間杜詩罘罳朝共落是也鶚說是也按鄭風有女同車章出其闉闍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正義云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當門臺即鄭所謂城隅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註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為宣髮

謗人頭髮早白謂之算髮即宣髮之訛也

羊車註羊善也羊車君今定張車疏亦未知定張車何所用但知在宮内所用故差小為之謂之羊車也愚按定張車與果下馬俱宮内所用

漢西河郡之圜陰圜本作圁而王莽改名方陰則已誤圜為圓矣圁音銀館陶有乇氏河隋氏分析州縣名為毛氏河而置毛州則復誤乇為毛矣

鼂錯傳古文尚書於伏生之女河間獻王得周禮於李

氏女子秦焚書後易惟失說卦三篇得之河内女子又得書泰誓一篇獻之六經聖人大著作而三經以女子而得傳斯亦奇矣謹按此條與前第三條自相矛盾

史漢書功臣侯年表皆亡國秏矣秏音毛顔師古曰子然獨立貌今俗猶謂無爲秏予按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毛食臣賢按衍集毛字作無

服虔曰持高帝衣冠月旦以遊於衆廟已而復之按月旦謂月出時也

功臣侯年表射陽侯劉纒即項伯也賫重瞳而得侯甘心改姓而不愧此名教之賊也高祖殺丁公而封項伯其刑賞之不平如此余故謂漢主非惡丁公之不忠於項氏直惡其窘已耳不然則恐臣下之叛已而預爲之防耶然何足以欺天下後世哉

汝南謝連河内趙建章及臧旻皆爲童子郎

陳蕃爲樂安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惟蕃能致焉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是蕃所置有二榻今人只知徐穉

矣璆字孟玉又唐王庭湊待駱山人以函丈之禮別構一亭去則縣榻見唐年補錄

鄭泰曰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註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又淮南子嘔之而生吹之而死二字義正相反今竿牘家動云吹噓其誤已久　北史盧思道傳剪拂吹噓長其光價則此時已沿襲不知矣

古之奔喪者不定主三年之喪陳重以姊憂去官楊仁字文義以兄喪去官譙玄字君黄以弟服去官韋義

以兄順喪去官

紙字從糸蓋自古書契皆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則紙直從縑帛得名也至於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天下咸稱蔡侯紙而紙之所以得名已失其故　釋名紙古用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糸蔡倫剉故布擣抄作紙故其字從巾然倫傳特言用樹膚麻皮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之天下稱為蔡

侯紙則倫紙不但用故布字亦不從巾也又輿服志蔡侯紙用故麻名麻紙穀皮名穀紙故網名網紙則紙字之通用多矣或云赫蹏書西京雜記稱薄蹏則紙不始於蔡侯也　紙名側理亦曰側釐近見有用陟釐者不知所出偶閱本草藥名陟釐即苔也王右軍帖嘗將陟釐也此藥為益如君告蓋擣苔為紙用以為名耳

趙壹答皇甫規書實望仁兄昭其懸遲尺牘中用仁兄

最古矣

謁舍註曰所謂停主人之舍也此居停主人之稱所自又釋典譬如有客寄宿孫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掌亭人都無去處名為亭主

唐詩二庭歸望斷陳仲醇不解二庭之語按耿秉傳車師有前王後王其庭相去五百餘里又范蔚宗單于傳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謂南北匈奴也

賈捐之諫書肅宗下慰安單于書即用其語鼂錯言兵

事書梁商與馮緄書亦用之

後漢書南單于論朔易無復匹馬之蹤註匈奴即降朔方易水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按虞書平在朔易其義明甚易水內地與朔方風馬牛不相及而強為引證何其紕謬

單于論棄蔑天公註天公謂天子也前漢書云老秃翁何為鼠首兩端秃翁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惇史直筆存其質語也然天公猶言

天道也引禿翁益無涉

胡安臨邛人相如從受經後盛覽張叔皆從相如學

越裳即今雲南老撾司俗呼為撾家

蔡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張子高効黃次公舉孝廉為第一先上殿註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然殿字僅見於此廷字則多有之　縣亦稱廷郡亦稱朝後漢王堂傳堂教掾吏曰其憲章朝右簡核才職委功曹陳蕃

吳會稽郡疇爲郡功曹自言位極朝右

張禹傳註引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音𪍿糗也乾飯屑飲水而已按音𪍿糗也乾飯屑七字是註乃誤入正文

後漢書註至鄙猥不經如鄭興諸人傳贊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氈幄氈幄言講幄也而註云氈幄謂匈奴也此是何解光武十王列傳贊中山臨淮無聞夭喪無聞指中山夭喪指臨淮也臨淮未為

王而薨無子國除故云君中山享國五十二年矣而
註概云二王早終名聞未著豈非囈語劉攽謂南匈
奴傳註最為淺陋不與前同其實前後踈謬非一也
陳寵曰蕭何草律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三
王之春實頗有違此亦三王改月并改時之一証也
鼂錯峭刻何比干從學刑名而以仁恕著聞此與李斯
之學荀卿正相反
晉宋以還將信之人即稱為信隗囂傳却後五年有詔

來頓此亭姓龔則奉詔之人即稱為詔也　信亦稱信人鮑永傳註引東觀記曰遣信人馳至長安張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大舅今稱舅公

生而稱諱末學之失然漢宣帝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此亦是生而稱諱者也　蔡邕樊惠渠頌曰京兆尹諱陵字德雲後

歌曰貽福惠君壽考且寧則是時樊亦未没也豈漢已有此例耶

杖策者策杖而行蕭琛少時見王儉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則古人於杖雖少年皆用之矣淮南子曰公勝慮亂也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頥此策是馬捶與此不同

宋書謝靈運謂孟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慧業句丈人二字屬下讀

如此則世所謂慧業文人皆誤也劉義慶世說則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卿生天云云義慶宋人當不誤似沈約誤讀文為丈而下遺一卿字耳

宋時國學頹廢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齊立國學遂廢　宋於王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

王儉孫承字安期與晉王湛子名氏悉同以湛是太原派故爾若王筠子名祥則不可筠亦覽後也

謝方明王志皆遣囙還家一過正月三日一過冬至節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龎碩朝廷
優之徭役弗事歲時得陛殿上上皇帝壽百官衣朝
服鞠躬以進視班次惟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
幘博褐從容暇豫以齒後先門者不敢誰何視百官
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娛戲井陌或騎或步更過
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則龎眉黃髮序勾陳環衛閭
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此元王士熙張進中墓

表進中居京師亦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為筆管以堅竹毫以鼬鼠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彦吳興趙子昂皆與之遊以一筆工而數得持筆以入禁中觀元盛時尊耆老之典亦庶幾上庠下庠之風矣

陸倕詩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時謂昉為任君以比漢之三君君稱古人本甚重而今則視為泛常矣

梁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劉洽充其選此後侍讀學士之緣始

孔琳之建言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尋討其意私所未達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按漢書朱買臣還郡邸中稍見其印綬則知自漢以來一官輙易一印矣琳之但言其終年刻鑄喪功消實若今日官府文移案牘唯憑印信使一官一印則偽章日告奸弊百出矣大抵古時文案比今猶省版牘之制此時尚存非若後世關防之多故其習得相

沿久而不革也按明初王彝印說古者一官一印居則佩之罷則解之至晉始惜金銀銅炭之費自是衆官皆一印觀琳之此疏恐未然　宋史輿服志熙寧詔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沒並賜隨葬不即隨葬因而行用者論如律此或其特恩或因事而賜者　宋制凡官府印皆有銅牌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

韓文公送楊少尹序歎息知其賢以否以字自文章正宗已改為與字其剥啄詩子不引去與為波瀾方崧

卿註云韓文與多作以朱晦庵云今按陸宣公奏議亦然如云未審云云以否之類是也然當作與為正不知此是晉以後人語儀禮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疏主婦不知視之以否褚淵改授司空驃騎將軍司空掾屬以彦回未拜疑應為吏敬以否高賴謂薛道衡曰今段克定江東以否北史秦王幹孫損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否詩子子干旄疏諸侯以下旒數少而且短維之以否此類不可勝

述蓋以猶與也詩曰不我以

褚炤譏褚淵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淵死於齊太祖建元四年時年僅四十八炤所云尚在元年淵拜司徒時計其年纔得四十五歲耳不忠不孝之人人憎其壽雖在壯盛不啻期頤況於老而不死如張禹孔光之徒久玷史册寧復可耐耶　褚淵先世皆連姻晉室而多輸誠於劉裕淵之所為其祖宗貽謀也

余按褚彦回雖輸誠齊主然發其端者王儉也儉淵皆

連娴宋室門地相若而披猖之罪獨歸一人雖其弟
其子亦有異論唯何點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頼
舅氏遑恤國家至於儉傳則史有溢美無抑詞焉豈
以褚曾受明帝顧命于沈攸之兵起淵謂道成曰西
夏舋起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内耳其言蓋指石頭
故劉祥有不殺袁劉安免貿士之論凡淵之獨受惡
名者以袁劉之死尤為衆所憤也
周顒深信佛理終日長蔬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

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世傳為佳話然道家以韭為五辛葷穢不用而顧終日長蔬乃稱為菜中佳味何耶

顔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以說後主其人歷仕五朝蓋能言而行事無足取者

古人所謂避諱者避其先人之名也記云婦諱不出門周宏正避侯景諱改姓姬氏焦度曰汝知我諱明而呼明皆是也而今人輒云避其家諱不知古人用字

之意矣若俗人生而稱諱更不必論

李延壽隂子春論曰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幽通有助指石鹿山虵神事戰乃先鳴考傳竟無事蹟獨同傳王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乃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皆以野猪名移王琳之事以賛子春史家乃有此謬

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輙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此事與王偉元絶類

南朝釋子皆稱道人黄冠則稱道士顧歡傳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逺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又紀僧真傳宋時道人楊法持昇明中以為僧正夷貊傳宋世名僧有道生道人慧巖慧義道人是也然晉書呂光戲鳩摩羅什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則僧亦閒稱道士矣

齊武帝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此大字是多字

義孝文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製謂
崔休曰此公家舊事也此事字是物字義
南北朝最重表親盧懷仁撰中表實錄二十卷高諒造
表親譜錄四十餘卷此風至唐猶存
高允伯恭以昔歳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
合三十四人其頌末曰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
想解帶舒懷此欣猶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尤
摧亦後世敦厚同年之意也　東漢同舉者謂之同

歲生見李固傳

李士謙傳曰謚子士謙而李孝伯名下註云李謚弟子

士謙誤增一弟字

鄭子翻字靈雀少有器識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

室參軍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崛山

傲誕不自羈束或有所造乘驢衣韉破帽而往遠近

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乃見形貌短陋不

副所聞然風神駿發無貴賤咸敬服之楊素聞其名

因使過滎陽迎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禮重及歸言
朝廷累徵不至終於家余謂北朝革命之際無一人
能以一姓終者獨子翽怡然風塵之表觀其風致大
類淵明南北朝數百年不事二君者唯此兩人而已
又有沈重仕梁魏平江陵乃留仕蕭詧周武帝以重
經明行修致書禮聘授露門博士後表請還梁梁主
蕭歸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
重雖隨主受周爵而始終仕梁此儒生之最有氣節

者重武康人又有魏長賢仕齊為上黨屯留令辭疾去職終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蒐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卒年七十四即徵之父也房豹齊滅遂還本鄉丘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以疾其兄子彥謙齊亡亦竟不仕周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應命此亦稍得出處之正者也彥謙玄齡父

芳表周之師氏居武即虎字門左今之祭酒則周之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宫與天子宫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按學

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鄭註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内太學在外明矣

常爽述六經畧註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曰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仁義人性一句已發程朱之奥爽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不事王侯獨守閒静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為儒林先生

李延壽崔鴻傳云鴻二世事江左故不録僭晉劉蕭之

書延壽唐人而予魏抑晉誣妄如此蓋以世為魏臣也

高洋天保末敬信佛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高元海所為乃知以麪為犧牲使祖宗不血食非獨梁武帝為然時南北成風相習為固然耳

慕容儼守郢州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此城隍神始見史傳者後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有赤蛇之異見隋書五行志

周李孝軌封奇章公隋牛弘封奇章公

常山郡境有董卓祠祠有柏樹魏蔺根啟刺史請伐為

槨秦中有二世祠常山有董卓祠金陵有蘇侯神宋

元凶劭拜神為驃騎將軍神即蘇峻蓋三人皆彊死

者古祭典有厲此類是也

蘇綽始為文案程式朱出墨入至今沿之

温子昇為伏波將軍

古人多省文稱明日单用明字甚多北史外戚杜超傳

明當入謝齊宣慈太后令明可臨軒唐詩明到湘山與洞庭猶之稱去年單稱去字羊欣書得去六月告是也左氏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云云是來月亦稱明月也

齊氏胄子以通經入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陵宋游卿而已

徐遵明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教授懸納絲粟留衣服以待之名曰影質教學之陋自古已然矣

淮南子曰蔪才士之脛註剖解有才士脚觀其有奇異

與尚書異

覽冥訓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注西南月建在申

金氣之始也故曰白門以金陵為白門本此

藝士傳徐之才常與朝士出遊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請

令試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

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此段復見之序傳是温子

昇與李神儁語當時傳聞之訛亦失於檢正

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是徑以直躬為人名矣然此說本於呂氏

春秋

韓非子宋人有嫁子者云云其子竊而藏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君公其舅之稱歟故婦人謂夫之兄曰兄公

孫叔敖曰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註今汝南固始縣前有垢谷後有莊丘梁范柏年曰梁州唯有文川

武鄉廉泉讓水垢谷莊丘正可與廉泉讓水作對

蹇它鄭人弦高之黨

董徵遷安州刺史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乃言曰

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誡子弟曰

此之富貴非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與桓榮稽古之

榮皆是老生陋態遺嗤千古

按古博士亦作伴讀之稱劉晝以宋世良家有書五千

卷求為其子博士晉孝武使徐邈授太子經曰雖未

敕以師禮相待亦不以博士相遇也晉宋以來多使
徵人教授號為博士故帝有云
張景仁善草隸侍中封王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
而已
顏之推齊末為平原太守後人但稱魯公為顏平原
循吏傳敬肅字敬儉以姓為字古所未聞或本文衍敬
字
顏師古註匡衡傳辨匡鼎曰謂衡與人書不宜自稱其

字然魏崔頎與豫章王書曰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情
遊祖濬頎字以此答王更不可解
由吾道縈善洞視蕭軌之敗言之如目見蓋即道家之
所謂出神也
王摩詰遊感化寺詩雁王銜果獻鹿女踏花行劉須溪
云若用禮記鹿女舛按述異記真山在毗陵梁時有
村人韓文秀見鹿生一女因收養之及長令為女道
士武帝為立觀號曰鹿娘又海陵天目有五色鹿産

一女於山左真人王治往觀之見鹿乳焉乃挈養於庵至七歳為築鹿女臺居之治飛昇後女南渡履江水而去王詩當用此何至引羅氏之説耶

陰壽子世師以不從義師見誅而北史贊云陰壽遭天所廢舍命無改壽當作世師

齊張彫虎隋韓擒虎皆複名史避諱於韓則稱擒而去虎字於張則改為武然韓擒名著史籍彫虎非齊書幾不知其原名矣文苑傳序稱常侍張彫與韓擒一

倒於此猶可會意韓擒一作禽隋書云禽本名擒虎

晉正旦元會於殿庭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制也

輿服志由基一行蓋因善射為名者

周禮鄭註鄼白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鄼按此音在何反則非蕭何所封鄼邑

疏酏食以酒酏為餅者酏粥也以酒酏為餅若今起膠餅起膠猶今言發膠

儀禮喪服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註據爾雅長婦謂穉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疏據二婦互稱謂年小者為娣故云娣弟是其年幼也年大者為姒故云姒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是以左傳云云穆姜云吾不以妾為姒是據二婦年大小為娣姒不據夫年為大小之事也按禮婦人之坐以夫之齒坐既依夫之齒為上下則稱

自當依夫之齒為大小若以年之大小為娣姒互稱將弟婦坐於長婦之上可乎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兄弟之間必有不相安者矣穆姜與叔向之嫂之言或古者娣姒可通稱或娣姒相對則分大小散文則娣亦可稱姒耳　賈鄭杜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為姒言其相謂皆舉長者之稱稱之所以為讓也豈稱謂之實然哉

姑之子註外兄弟也舅之子註內兄弟也疏云內兄弟

者對姑之子按此則姑之子當謂舅之子曰內兄弟舅之子當謂姑之子曰外兄弟而今人皆稱其妻之兄弟曰內兄弟其俚謬甚矣

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疏曰言同室者直是舍同未必安坐言居者非直舍同又是安坐按親娣姒曰居室堂娣姒曰同室

尊於尸東玄酒在西疏曰玄酒在西尚之凡酒酌者居

左左為上尊漢書上尊酒宜主此解上尊酒醇醲其
用之貴重與玄酒等
註堂塗謂堦前若今令甓祴也疏漢時名堂塗為令甓
祴令甓則今之磚也令音零祴音階
齊高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又薛慶之頗有學業
閒解几案几案恐是案牘解
李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
道丈夫

古事人多相沿誤用高唐之夢楚襄王也而曰宋玉百尺樓劉玄德自擬也而曰陳元龍崔季圭偽爲曹孟德對客而孟德捉刀立其旁則崔假也而今稱假倩者反曰捉刀人石崇明君詞叙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音故叙之於紙云爾觀此則琵琶自是烏孫公主事而所謂昭君琵琶者特季倫之擬作耳今人反以昭君爲故實於烏孫之載在漢書

者反置不用矣是何異以退之之天王明聖臣罪當誅實為文王拘幽操也

湛園札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湛園札記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湛園札記卷二

翰林院編修姜宸英撰

宋制狀元一月後率榜下士詣闕謝恩謂之門謝授承事郎簽書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名入為祕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名宋時稱狀元謂之文魁亦曰魁彥見文文山集

端陽前五日俱可稱端文山以五月初二日生稱此日

為端二 十二月二十四日謂小年文山詩註云小年夜詩曰江鄉正小年

張橫渠謂通書如晬盤試兒百物具在顧取者何如耳晬盤顔之推家傳謂之試兒雜陳百物任兒所取以試其志向也

唐語林駱駿者度支司書手書手之名始見於此

中聖之言出於魏之酒人鄙陽酒賦清者聖明濁者頑騃已胚胎此語中平聲亦有作去聲讀者

中黄之義見於載籍者不一曹植寳刀賦鑒以中黄之壤謂中州黄土也成公綏天地賦羲和正轡於中黄謂中道也張說序歴蓋中黄之寳符大紫之神器意與成公相近張衡南都賦中黄瑴玉註引博物志謂石中子黄石脂也南都賦中黄之士則中黄伯勇士也見尸子潘岳籍田賦中黄騁以發揮兮謂車旗中間黄色也赭白馬賦效足中黄謂中營也楊炯少室山銘有中黄之素女對上西華之紫妃則亦指其所

居之山也

孫作字大雅以字行一字次知豆腐詩序菽乳本漢淮南王所作其名不雅余為改今名因賦是詩陸放翁詩拭盤堆連展洗釜煮黎祁自註連展淮人以名麥餅黎祁蜀名豆腐

沈約安陸昭王碑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葦杖以代蒲鞭可與宋子京篠驂作對

西京雜記李廣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

為枕鑄銅象其形為溲器此即虎子之名所縁始乎

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嘆曰丈夫當立功絶

域何能坐事散儒棄觚與班生投筆相類

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中有堂皇六所按漢

書胡建傳堂皇乃射堂無四壁者當與此不同

趙煜吳越春秋十二卷楊方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

遵吳越春秋傳十卷

應璩百一詩八卷又李夔百一詩二卷

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形亦名參差竹九歌吹參差兮誰思王元長曲水詩序發參差於王子皆言笙李善註則謂洞簫

公孫聖伏地而泣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大君細君皆以名妻亦閨閤佳話

大唐宣政殿周之中朝也是謂正衙紫宸殿直其北是謂上閤蓋晉自太極殿有東西閤天子間以聽政余謂周無三朝路寢之制猶之晉唐入閤之制也明朝

聖節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而内朝獨缺然華蓋謹身等殿亦路寢之遺制洪武初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奏對其中較之於古總稱便殿實未嘗以此為内朝也

唐裴坦傳令狐綯薦坦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媿謝休咈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

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曰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閤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丞相作掖垣叢志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為是

劉越石答盧諶詩叙然後知朋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蘭亭叙竟用此語古人之不嫌祖述如此然晉人祖尚元虛而越石獨喜建功業逸少亦戒安石清談廢事宜其有味於此言也

唐書百官志起居郎二人從六品掌錄天子起居法度

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於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按此則上所謂舍人居右者也而歐陽公誤叙之於前當在此處見之為是蓋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按螭頭即郎舍人事也時翰林未設起居初不隸翰林今翰林雖掌起居注而竟以螭頭為翰林故事則謬矣高宗

臨朝不決事有所奏唯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紀月送史官然率推美讓善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制勅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缺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唯編書詔不及他事復詔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於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

和九年詔入閤日起居郎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

貞觀故事

武德四年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為弘文館貞觀九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下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隷館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其後又置講經博士武德後五品以上子曰學士六品以上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他官領之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務號館主按此即明永樂二年選進士年少者為庶吉士

之意而所謂學士館主者即今之教習之官也

崔玄暐母誡玄暐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寠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本云好消息惡消息宋改之不成語朱子小學引此段不用

新書

海南多穀紙蕭倣勑諸子繕補殘書子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得無蒠苡嫌乎倣善之乃止漢吳祐諫父寫書曰此書成載之兼兩懼以蒠苡以蒙謗兩兒識見

畧同

瑯琊王沖坐逆誅䰟州人告尉顔餘慶預謀令來俊臣鞫治以反狀聞有司援赦文當流侍御史䰟元忠謂餘慶為沖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誅死籍其家賴徐有功力爭得免元忠諂附女主自同酷吏其討徐敬業曰國之安危在此一舉葢全無心肝者也張昌宗誣陷而得賢者為之昭雪亦幸矣哉

崔融傳朝廷大筆多手勅委之手字當在大字下大手

筆本出晉書王珣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蓋六朝至唐皆以詩為詩以文為筆大手筆者謂高文典冊大文字也後謂燕許大手筆則似竟為宗匠之稱景文疑之而因去手字為大筆殊不成語裴延翰樊川文集敘曰大手短章大手謂長文字也陳書陸瓊傳諸大手筆中勅付瓊王稱東都事略鄧潤甫傳兼掌皇子閤箋記及一時大手筆獨倚潤甫焉此

為得之

張說傳帝始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固辭乃免後李泌加集賢殿崇文館學士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又加亦引泌為讓而止

李泌傳述德宗不信陰陽巫祝乃云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何

其輕泌之甚也泌嘗因帝言桑道茂城奉天事云命當然力陳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至引桀紂為喻而豈借道茂之術以進身者哉其諫肅宗欲廢太子事反覆數百言關宗社大計而一切刪去其無所取裁而好為異議如此　贊語因肅代時未及相遂疑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豈知鄴侯本意原不欲仕力求還山以德宗之堅留而後執政乎留侯託於神仙之遊從來豪傑以此自晦乃欲以

蚍蜉之見妄議大賢多見其不知量也

韓文公孔戣墓銘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名殺之按無名兒即所謂相縛為奴者故不敢言於官而私蓄之以其蓄取為奴故殺之非過唐書乃云親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戣論以死夫得道上棄兒而收蓄之仁心善事也反當之以死是雖商鞅之令不酷於此何反以為美耶不善為文又不欲蹈

襲前人一下筆間遂變曾史為盜賊史筆之可畏不必其用心之私能顛倒是非也

華州刺史孔戣奏罷明州貢海味淡菜蚶蠣而元稹傳復云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稹奏罷之豈戣奏後已停而復貢耶抑獨貢蚶之例未停耶元事本白樂天元志銘

楊嗣復遷禮部員外郎時於陵為户部侍郎嗣復避同省換他官有詔同司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句檢官長皆弗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按百官志六尚

書兵吏部為前行刑户部為中行禮工部為後行行總四司以本行為頭司餘為子司而户部之制其後得以諸行郎官判錢穀故嗣復雖禮部亦以嫌而引避

後漢南蠻傳哀牢夷知染采文繡罽毲白疊注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唐書西域高昌傳有草名白疊擷花可織為布則白疊是草西南夷皆有之恐亦是今木棉之類　又南蠻傳婆利以吉貝横

一幅繚於腰吉貝草也緝其花為布粗曰貝精曰氎
吐谷渾傳君集道宗行空荒之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
達柏海上望石山覽觀河源按此則星宿海之為河
源唐時已有識之者矣
摩揭它國傳太宗遣使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作瀋如
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此則中國用糖之始以諸蔗
為糖其法始於佛氏然吳志孫休傳已有甘蔗餳矣
後漢中平六年袁紹勒兵收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少

帝立初令侍中給事黄門侍郎員各六人賜公卿以下至黄門侍郎家一人為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獻帝起居注曰自誅黄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門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黄門不得出入不通賔客自此始也初何進與袁紹定謀告太后太后曰先帝新棄天下柰何令我楚楚與士人相對事乎其後曹操欲廢伏后以尚書令華歆副郄慮勒兵入宫收后歆牽后於壁中執之出使此時各中官守

禦宫禁此輩雖跋扈安能排闥竟入耶故弊去太甚而已盡除宦官改用士人古無是理也又按李固對策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致閑雅者給事殿中以天子之左右而僅留宦官七人為之使令斯已難矣固又言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欲天子妃嬪自乳其子此富民之家所不能者也矯枉過甚豈可

行乎

蜀志諸葛瞻為翰林中郎將以翰林名官始見於此

李翺答王載言論文書曰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逌爾則班固言之矣曰䡾然則左思言之矣䡾然而笑見莊子左思襲莊李乃誤引

詩言兄弟曰如塤如篪樂志曰如塤為宮而篪之徵和塤為商而篪之羽和葢他音一音各為一節獨塤篪

二音同為一節和之至也按詩比妻子曰如鼓瑟琴禮明堂位有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凡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而五聲和葢取其相配以為和也古人之取義亦精矣　宋史樂志釋詩者以塤篪異器而同樂然八音孰不同樂必以塤篪為況嘗博詢其音葢八音取聲相同者唯塤篪為然塤篪者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黄鍾終於應鍾者其竅盡合則為黄

鍾其竅盡開則為應鍾餘樂不然故惟塤篪相應又

按古者大琴則有大瑟中琴則有中瑟有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為之配亦取琴瑟相合之義

爾雅曰徒鼓瑟謂之步蓋以其無章曲如行者之舍車而步也今人作詩次人之韻亦曰步於義為反而猶不失自謙之意亦如無章曲者然　爾雅又曰徒吹謂之和亦與和歌之義相反

洪範五福六極無貴賤蓋古無不肖而貴亦無有德而

賤者貴則祿及之而富矣故富可以槩貴賤則祿弗及而貧矣故貧可以槩賤周禮八柄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六曰奪以馭其貧是也

孫權年十五吳郡太守朱治舉為孝廉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重舉主如此後權嘉陸遜功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别駕從事舉茂才此即後世

朝官賜出身之意科目之重相沿久矣

吳孟宗為孫琳告廟廢吳主亮李密降魏謂蜀為偽朝王祥雖不拜司馬而終事二姓自古孝子未必忠臣淑媛未必烈女殆是天地間一欠事

宋文帝時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與范蔚宗謀逆事露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

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此與唐武后之見駱賓王討已檄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皆綽有帝王之度足令才士心死若梁元帝欲赦王偉卻不可同年而語　按散騎常侍集書省官也蕭子顯曰自散騎侍郎及通直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

裲襠本作兩當衫薛安都戰唯著絳衲兩當衫前當心後當背也

劉裕賜王鎮惡爵漢壽子漢壽縣廢在常德府治武陵

縣東四十里

沈慶之議北伐曰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

由濟後斥顔峻曰今舉大事而黄頭小兒皆得參預

何得不敗白面黄頭恰可相對

杜預朝野稱美曰杜武庫又周弼謂裴頠若武庫五兵

縱横又裴楷目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

王導倚敦殺周顗戴淵與之同逆後錢鳳再舉犯闕導

與王含書曰昔者佞臣亂朝（指刁協劉隗）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然則敦之攻陷石頭蓋亦導之本懷也至是不覺情見乎辭矣使有春秋之筆以趙盾之書法討之導亦何辭

五代史志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竿上名曰露布此露布所從始太和中韓顯宗戰勝至新野文帝謂顯宗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是也　魏主稱傅永上馬能

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修期耳後元英破義陽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采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以此觀之則露板自有體要亦當時所甚重也

望楚山在襄陽府南八里本名馬鞍山山麓與峴山接所謂馬鞍山道也水經注曰劉宋武陵王駿屢登陟望見鄢城故名同一山也峴以叔子遊賞至今名重而望楚之名人無得而稱焉

漢文翁作講堂立石室一曰玉堂黄圖有大玉堂小玉堂

五馬相傳不同潘子真詩話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騑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遯齋閒覽及學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宋人五色線集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於庭故時人呼太守為五馬

世傳杜鵑為望帝之魂語頗不經華陽國志曰帝禪位於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鳴也此說頗雅馴

大唐宣政殿周之中朝也是謂正衙紫宸殿直其北是謂上閤蓋晉自太極殿有東西閤天子間以聽政閤之名始於此

方言華夸也宋齊之間或謂之華或謂之夸夸音誇莊子黃夸註失引

康王之誥註引鄭氏曰周禮五門云云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不知應門之內即路門之外此曰治朝以對路寢庭之朝而言故亦曰外朝其實正名外朝在雉門之內庫門之外蔡氏旣誤而明初書傳會選亦未能改正

貢師泰重修定水教忠報德禪寺之碑云距慈谿縣四十五里鳴鶴山之陽槖駝峯之東有寺曰定水爲大梅常禪師開化之地所藏大藏經乃唐人所書吏部

侍郎京兆韓籽材為之記今吾邑志不載此段大藏經亦不知毀於何時

商容鄭氏曰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按儒林傳魯徐生善為頌（容同）孝文時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容臺之名當本此鄭箋多附會

楊太真常以假髻為首飾而好服黃絹諺曰義髻拋河裏黃妃逐水流按義髻即假髻猶假兒謂義兒也

摯虞文章流别集三十卷此選文之祖也宋元嘉宴集遊山詩五卷此宴會遊賞詩集之所祖也顔峻婦人詩集二卷此玉臺新咏之所祖也干寶百志詩集五卷崔光百國集詩二十九卷此選諸家詩之祖也

漢中王瑀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絃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

肅宗與李泌談建寧王事曰事已爾末奈何末奈何此

今俗語也

據史所載唐自代宗而下公主無再嫁者至宣宗遂詔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再嫁

貞觀四年使唐儉馳傳往誘突厥使歸款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歸此與韓信破齊相類但儉幸不為酈生耳韓李皆一代飛將而以不義取

勝足玷史冊

魚朝恩傳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為附學生列廡

次太宗時嘗增廣生員

西域泥婆羅專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揮提葱

環即古林邑有鳥名結遼愚意即秦吉了

兩頭蠻吐蕃譏南語今諺猶用之

八十九十曰髦七年曰悼先太常謂當是八十曰髦九十曰悼某按據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同稱曰髦而於中忽揷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耶況九節俱是成數則

七年之為九十無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删矣

疏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春朝受圭玉於朝受庭實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并朝享皆廟受之殺氣質也朝禮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而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據熊義朝無迎

法唯享有迎接禮器稱夷王下堂見諸侯為失禮是單指覲禮若朝宗行享禮天子於諸侯固有下堂而見之時也

御食於君所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註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也吾鄉俗以斟酒為寫酒蓋亦有所本云

石崇傳以飴澳釜澳音奥胡氏註明台人謂以水沃釜曰澳余鄉亦至今猶然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曰誰與哭者鄭註與音餘先問誰與後云哭者倒裝文法恰似驚問情狀

正義鄭註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按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三苗乃死於蒼梧者張逸答巢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愚按書稱舜舞干羽而有苗格矣安得復有征苗之事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廵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山是為得之非征有苗而死也鄭氏解經於難通處每以意揣此不足據也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疏冠字者人年二

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謚又曰士冠禮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言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此即鄭所謂且字也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按此則今世俗之於某字配以老與翁字者施之於五十以上之人猶為不失古意而突而弁兮概以稱之何也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

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此段文疏無明解劉氏曰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惡其將欲奪人之地自為身後計而譏之若是則其奸已甚猶得謂之長於諷諭乎葢其微詞猶云吾子欲葬此地則人誰不樂此者吾請前死以葬之矣語似訴諧而意甚切直殆可謂之婉而多風

惡疾無子婦人之不幸義雖當去獨無可以善處之法乎禮注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

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夫能以婦道教人是為賢婦與賢婦同處三十年既老而出之聽其為人乳母非義所安余讀商陵穆子之操而悲之知古人其亦有不得已者也淫與竊盜雖更三年之喪焉得不去況前貧賤後富貴乎古無生而富貴者故有士冠禮無諸侯冠禮士四十强仕始受祿有采地前此皆貧賤之日也然未仕則有分田以自給藝成行立書於州黨則取於上者有必得之理故其貧賤也不必戚而其

富貴也不足驚今曰前貧賤後富貴是徒習見夫蘇秦朱買臣之屬驟得意於困阨日久之餘所以誇耀其妻子者而不知先王之世無是也戴記七去三不去之說皆不足信

曾子問婚禮既納幣一條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辨之曰父

母死婚禮不行禮也待之三年而弗敢嫁乃所以求嗣為兄弟者既三年免喪矣然且弗取焉其諸非父母之喪故耶不然可以嗣為兄弟矣而復弗取於義無所取爾也禮女子許嫁笄而施纓所以明繫屬於人之義雖未嘗共牢合巹已有相為夫婦之道焉雜記曰女未許嫁年二十方笄燕則鬈首鬈首者猶以少者禮處之也許嫁之於禮若是乎其重也今許嫁而復止鬈首與不鬈首與不鬈首則異乎其未許嫁

也鬈首則如之何成人而復少之也壻免喪與女免喪旣遲之三年矣使復許嫁一人而壻之父母死或女之父母死將必復遲之三年遲之三年又不免於改字以聽之不可知之三年之喪於古者二十而嫁之年無乃逾之已遠乎且一女子也偃蹇數夫之間辱莫大焉先王之制為婚禮也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婦之義一與之齊終身弗改矣豈其未嫁而先毀之防也吾聞之也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皆主人聽命於廟而後行事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今既納幣有吉日矣是已嘗納采問名納吉於廟而重之祖宗之命矣固不可以亟取而亟辭之若是其輕也吾意此非夫子之言記者之過也然則如何吾聞之内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此有故者明是指女遭父母及壻遭父母之喪而言除喪三年適二十三年矣二十三年而嫁與二十而嫁同文故知非壻弗取而改嫁也是為

得禮之正而已矣曰三年弗取而後嫁之非禮也故

曰此非夫子之言是記者之過也

魯莊公薨子般爲共仲所弒而陳澔註魯莊公之喪則

曰莊公爲子般所弒趙文子謂隨武子謀其身不遺

其友至記者記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謂趙文子也而註曰知其賢而舉之即不遺友之實

仍指隨武子其踈謬類如此

天子之縣内註縣内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按漢時

稱縣官宜本此

疏云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者鄭註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五咤者是五種之罷謂桎一梏二拲三

按書五刑一章即是有虞律法其刑具畧見於此

王制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至四不變然後屏之樂正簡不帥教者止於二不變遂屏之鄉民愚而其分卑故其退之也以漸愚可矜也其進之也亦以漸卑不可躐也若王子公卿之子其習於教也久矣而猶不

帥則再不變而棄之何疑至於學成而進之則一朝而為造士非過也此先王因人施教之法也陳氏則謂衆庶之家為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世族之家為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候以三年之近而考焉則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其說似矣然吾未聞先王之世公卿之子弟薫陶仁義漸摩詩禮而其難化猶甚於衆庶之家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為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亦當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禄故有司士屬焉其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禄即知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但文不具耳劉氏曰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為

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户之别然庶人仕進亦有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此其二也近世邱氏亦主此説恐未然

禮運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

祀之謂制度正義曰上旣云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此亦當云必本於地殽以降命但上文旣具故此畧而變文直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上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此亦當云命降於祖之謂殽廟以上文旣具故此又畧而變文正義此段論最妙乃作文換句之法也

鄭云社祀后土配以句龍稷祀神農配以后稷又云一歲祭祀有四其一為孟冬祈年於天宗即蜡臘也按蜡祭先嗇註訓神農祭司嗇註訓后稷是祭稷非祭

社也先儒無辨其說者

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註幾謂漆飾沂鄂也按沂鄂恐

即垠堮之意謂器稜角也

内則右佩紛帨云云疏皇氏云以右厢用力為便故佩

大物此人身左右亦得稱厢也後又云此刀大於左

厢刀

内則姑舅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註雖有勤勞不

敢掉磬隱義云齊人以相絞訐為掉磬

玉藻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註端當為冕字之誤正義曰知端當為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按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又按王制云周人玄衣養老註玄衣素裳為諸侯朝服注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衣素裳皆得謂之玄端若天子諸

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按前云次以玄端在諸侯朝服之下者乃是朱裳故為最下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疏鄭註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此云黨有庠者鄉學曰庠故鄉飲酒之義云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註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言黨附鄉也黨為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内

州學以下皆為庠六遂之内縣學以下皆為序也按此州學為庠近今之府學遂學為序近今之縣學陳澔改術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然州黨曰序序兼屬黨鄉學曰庠則上黨字又難通

喪大記紞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按被頭別施帛為緣呼為被池宋子京詩春寒到被池是也

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

所税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云云陳集註舊說秦建亥此月為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愚按此書不用周正而以建寅為月令之首是也知夏正之得時矣何故復有建亥之意乎季冬之令曰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故知其終以夏時為準矣又曰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此真歲終事也若受朔與貢税將分命諸侯以頒之百縣非一時所可偏故必預備之於三月之前而後及事豈以

九月之爲歲終然哉蓋不韋為相大集羣儒以為此書諸儒當戰國分争樂殘禮廢之後尚有區區抱異經以冀復古制者其後共議封建非笑始皇事不師古而被坑者即此輩也彼欲依不韋以行先王之法度其見固已迂矣而況欲伸其説於李斯焚書之世哉悲夫

文王世子第五節文王之為世子也七字石梁王氏謂衍文劉氏强解不通余謂當在第三節武王帥而行

之上恐是錯簡後教世子三字右梁亦謂衍文余謂

文王教世子前葢是舊書篇名記者失於删去耳

天子大蜡八註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

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按八蜡之祭本以其有功而報

之昆蟲何功焉且祝辭曰昆蟲無作而反祭之與記

分疏八者於下曰祭先嗇司嗇饗農及郵表畷禽獸迎

貓迎虎而未嘗及昆蟲知王肅分迎貓為一事其說

不可易矣蘇氏云迎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

尸亦不及昆蟲可見若昆蟲有尸當作何像耶或云周禮族師春秋祭酺亦如之註蝝螟食穀之蟲此神能為災害故祭以止之則祭昆蟲者亦祭其神也然此說與記注俱鄭自為之不可信果有祭神之禮則大田之詩何必復祈田祖畀炎火耶

內則蔬芝栭應是一物今春夏生於水可用為葅其白者不堪食疑即今之菌也

奔則為妾當是三月會男女奔則不禁之時也若桑間

濮上乃王法所必加何妄之有

論語凡有若曾子門人之所記則必稱子禮運陳註云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然首尾皆稱言偃其非子游門人所記可知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徐趨對下疾趨則趨猶行也言徐趨君大夫士皆宜依此禮而行之若疾趨則不必以接武繼武中武爲拘而手足則不可改其常式耳註

解徐趨為或徐或趨則於疾趨說不去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邑宰之士士次於公館此朝士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亦邑宰倚廬即公館大夫朝士皆居公館終喪而邑宰居堊室至小祥始還治不知當時大小職業何以為理三年諒陰子張已疑之矣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後蕤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呼卷為委齊人呼卷為武玄縞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蕤故云委武玄縞而後蕤也前云喪

冠不緌又云喪冠條屬註云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為武是喪冠有武而無緌也此云既別有冠卷則必有緌似有武必有緌與前不同矣然玩註一別字蓋喪冠纓與武共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繩各一繩是別有冠卷也故必有緌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子齊衰之服期而畢矣亦與父同有服乎正義曰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不得與於樂此說最明所謂子姓之冠玉藻云縞

冠玄武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日至侄可有事於祖知

周禮夏至祭地之説葢妄

深衣篇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疏袂者純緣也謂純其

袂緣則袂口也又云緣讀為緆謂深衣之下純也純

邊者謂深衣之旁側也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

下之緆并純旁邊其廣各寸半依此讀則純句袂句

緣句純邊句

鄉飲酒義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疏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為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為三終也按由庚崇丘由儀即魚麗嘉魚南山有臺之譜故有聲無辭非闕也南陔白華華黍亦猶是矣

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一節確是誤入燕義者吳幼清儀禮傳以第二節起而移此節於末蓋因

後有獻世子句所以附釋庶子之義耳然畢竟歸之

周禮為正

周禮使萬民觀治象故無刑小宰帥治官而觀治象之法故悚之以常刑又以大刑警於宮中也令於百官府疑單指宮中之官

按太宰所掌八法八則八柄八統此治典之大綱九賦九貢九式此理財之常法而九兩繫邦國之民則又不獨理財矣歲終詔王廢置三年大計誅賞合羣吏

之職掌而受治也小宰職掌其貳以贊冢宰宰夫合羣吏正歲會月要日成治其不時舉者以告冢宰而誅之皆是總舉庶職合太宰小宰宰夫職分自是一項太府分太宰理財之一事而頒其貨於受藏則內府屬焉頒其賄於受用則外府屬焉王府則分內府之貨而職其小用者也合太府內府外府王府職分亦自是一項司會亦分太宰理財之一事而專主鉤考會稽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屬焉職內掌邦之賦入

亦如太府之有内府職歲掌邦之賦出亦如太府之
有外府職幣掌振餘財亦如太府之有玉府蓋用財
與會財相對舉職合司會司書職内職歲職幣又是
一項太宰所謂詔王廢置所該者廣司會所謂詔王
及冢宰廢置單指理財一事論者不知以為周禮合
用人理財而一之而因渾司會於小宰宰夫之列是
亦不知周公建官總領分核之深意矣

李氏枝江縣學記謂周禮無師儒之官學校之地不知

書其孝弟睦婣任卹書其德藝者皆比閭族黨之教也故五家為比而有長則其地即在五家之中矣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師則其地即在二十五家之中矣推之及於州鄉皆然此以見周之無人無地之非教也何氏曰自鄉大夫至比長自遂大夫至鄰長皆鄉遂之民各為保伍各相教治異其爵秩别其貴賤謂之教官謂之鄉吏不受命天子操刑政之權者也然閭師比長其人地至微而亦得沾爵祿之榮今之郡

縣教官其於教育人才之責至重而反下同於抱關擊柝何其輕於視教耶

胥師賈師各二史每二十肆胥師賈師一人是二十肆而奉六人也司虣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長每肆一人通上六人計之是每二十肆共奉四十二人也此四十二人者肆出其糈乎抑官自為之祿乎蓋亦不勝其擾矣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比鄉大夫下一秩自此遞降

一級至鄰長不得為下士矣葢亦重近畧遠之意

族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按十家十人八閭為之聯即後世保甲法也然後世之法同保中有罪往往連坐而善則無及焉是有刑罰而無慶賞也唯周家刑罰慶賞皆得以相及相共此所以鼓舞不倦而羣安於比閭族黨之中與

載師甸稍縣都十而取二則有倍畮之入矣其地皆卿

大夫之采地及王親子弟之食邑必皆膏腴之田而稅之重以優親賢者也

閭師主徵六鄉貢賦之稅者與前閭胥不同蓋此特借其近民以為號耳

調人所謂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此殺傷或是八議三宥之類法所不加而孝子仁人之心則自有不能已者故和難者使辟之則兩得之矣然而王法亦不可以無伸也父之讎辟之海外海外者魚鱉蛟龍之

與遊魑魅魍魎之與處是傳所謂屏諸四夷者也名雖辟而實則與竄流之無異矣凡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是即令法所謂流一千里者也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是即令法所謂流五百里以下者也然則殺人之罪雖赦而法未嘗不伸而仁人孝子之心所為枕干寢塊而誓不共戴者至是亦可以少慰矣又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之此所謂義者亦指民間之相殺非過非故而理所當殺如殺越人於貨

凡民罔不憝者今律竊盜章亦有登時打死弗論之律蓋事起倉卒其勢不及告於有司斯殺之無罪矣然為其所殺子弟義不得已也但勿與同國而已令勿讐之讐之則死勿與同國者其子弟之自往辟之也非殺人者之辟之也既義不得讐之矣亦何辟之有舊說殺人而義者為當官執法而殺人如此則辟之他境吾未見當官執法可以去位而辟人者且殺人之罪嘗數至於有司之庭矣是終日辟人無已時

也其說之荒謬不泰甚乎

德行道藝黨正書之矣而司諫復書之曰以考鄉里之治者蓋不敢純任比閭族黨而以助鄉大夫賓興之所不及也其法之嚴密如此此與後之九品中正者異矣前言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考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者不獨廢置赦宥乎一人而凡鄉舉里選之公私皆得以其所舉之賢否治之也此之謂相及相共而民無不勸懲矣

周家兵數皆從井田出諸侯千乘者得士七萬五千人天子萬乘則得士七十五萬人井田之制一定凡兵士䩮甲車馬無不有截然一定之數本國不可得而增派異國不可得而召募故其時雖有封國大小而强弱不甚相逺井田廢而丘甸無稽則一家而正羡俱行矣井田廢而游手無食則異國而流亡接踵矣此强吞弱并而天子夷於列國小國棄為臣隷兵制之所以亂封建之所以亡也唐亦以口分世業而有

府兵之制自租庸調之法壞而彍騎不得不變矣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男子之官而稱世婦奇用卿大夫為宮官九奇雖疏解為奄人然奄人得為卿大夫士亦何怪後世寵秩此輩至於過當而亂亡接踵耶此等俱宜闕文　柯氏曰天官九嬪世婦女御無爵秩者天子妃嬪次序自定非官職也何爵秩之有春官世婦有卿大夫士之爵非天子之嬪御乃后妃以下之傅母有職者也故加以男爵

女府史各二人奚十有六人者其職簡也然亦可以見其官有府矣若是天子嬪御則府史奚何為哉故知春官世婦為傅母以教六宮禮事者也或曰既非嬪御其人何自取之曰以德行為本道藝次之或內外宗之有齒德者或王族之婦人或卿大夫士之妻故明乎春官世婦之職可以無疑於内宰混男女之別可以免奄官竊柄之禍矣　按世婦所掌禮甚繁重非可暫取之於外者殆是擇嬪御中之有德行者

為之自大夫士以及於女府史奚總選取之於六宮中者如是則女謁不至過盛而宮中皆有所勉勵以待師保之選矣天官特統舉之春官職禮故備列其爵秩耳豈有異哉若如柯氏說則内外宗與王族之婦人卿大夫士之妻出入宮禁交通請囑亂政宣淫其害有不可言者安在其為先王之政哉但卿大夫士外朝之班爵也而以冠裳之秩濫被之於婦人其褻已甚亦疑其未必出於周公之制也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註死兵謂戰敗無勇者果爾則童汪錡竟宜殤而結纓之子路將不免於投之塋外之罰矣蓋兵者刃也死於兵是得罪被刑死者以其有罪辱及其先故絶之以示罰不然彼以罪誅者槩令之族葬而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反棄之於昭穆之外先王勸懲之意當不若是其僣也　呂子曰蚩尤作兵詩衛風擊鼓疏古者謂戰器為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

因號人亦曰兵經云踴躍用兵謂兵器　隋仁壽元年詔代俗之徒不達大義至於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兆域

太史掌建邦六典即漢上郡國計書於太史之意但郡國之志則掌於小史漢似并之而今之所稱史官大抵皆小史職也　太史掌典法則以逆治内史復掌王八柄之法以詔治所以防冢宰之姦而殺其權也

太史所考而不信者刑之內史易誅而殺皆執法之士則今內臺之職與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肆音剔入聲豚解而腥之也殽則體解而爓之也先鄭謂羊肆體薦全烝非是

司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古者車戰戈殳戟矛皆長器故刀之用甚少雖斬人亦用戈也

虎賁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奉書以

使於四方以其能疾走也虎賁之制不明而五代王

進至以善走而得節度何其謬與

校人頒良馬而養乘之周寓兵於農故養馬民間令其

調習其勢然也又有井田之法故甸出長轂牛馬民

不知病今兵民既分井田不復近世馬户之制專為

害矣　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

馬也校人以下所掌此公馬也國馬行軍公馬給公

家田獵祭祀朝覲會同之所用國馬養之在民公馬

養之在官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

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車轘起於

戰國非周制古者刑不上大夫而曰敢不關鞭五百

豈使臣以禮之意且誓誡朝士亦不宜委之執鞭之

僕

小於度謂之無任言木不勝其任也後人用無任皆本

於此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云云按儀禮射釋算之後

然後司馬實爵而獻獲者於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

以祭侯此乃祭畢之事而舊說云將射而先祭恐誤

湛園札記卷二